

第一章

逃亡的祖母

一

是這位客廳裏的女僕，發現出老約瑟亞今晨還坐在書檯旁邊，且頭兒又是埋伏在他的手臂上面。他或許是熟睡了吧，但他身上的餐服却告訴了她，他還沒有躺過。她站在他的門口，無力地細叫着他的名兒；接着，她就跑到總管事，阿帝克身邊來，因為他在他的房子裏是隨便可以出入的。阿帝克摸了他主人的手兒，且發覺了他主人的手兒是冰冷了。因此，寬尼利亞便被人攪醒了，且說出她的解放的時候到了。

很久以前，她就曾經切望過這回的事體。現在，這樣的事體雖然來了，但總好像是太遲了。恐怖圍住了她，她發生出一種莫可言狀的孤寂底感覺。沒有丈夫來指示生命，生命會變成爲什麼東西呢？沒有約瑟亞來把算威爾的上代的習慣復活起來，那麼，她的孫兒們怎麼會知道應做些什麼呢？

但是，她可不能向僕人們表示出她的情緒來。她勉強穿了件她的長衣，且直下到她丈夫的書房裏來。她面着僕人說：“叫磨羅醫生前來吧！接着，也得去關照傑母士先生，或克來拉小姐。”克來拉是她最小的女兒——是傑母士底夫人，是住在那個莊子裏。她的房子，由這邊的疏林望去，都還可以望得見。在這個當兒，克來拉已帶着她生下來的七個兒女出去了，而傑母士則已整裝赴紗廠裏的工作了。然而這倆都會捨開一切塵務而即刻前來留心地安慰安慰寬尼利亞的。

在三四分鐘之內，她的女兒就到來了；她滿腔的熱情正不減往昔——她宛如又以寬尼利亞所長育出來的長女自居似的。她和其他幾個姊妹無異，

是愈長愈胖了；她也和其他幾個姊妹一樣喜歡喋喋不休；至於她的心理，則恰又不能出乎她們的以外，常常由這個小小的事物飛想到那個事物去。可是，她卻有種強烈的感覺來識別什麼是對的，並且當她發覺得她的母親的淚壺裏是沒有眼淚時，也就周身不自在了。

傑母士同她一道來。他命令把屍骸抬上樓上去，且將這些消息告訴了他那兩位姊夫，最後，他就來到寬尼利亞的身邊來。“母親，你現在可用不着來擔心這個實際的瑣事了。我們會來打理牠們一切。”傑母士，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看來都是極堅實的人，他簡直是坦白其表和坦白其心的商人，毫沒有他所謂“驕矜”的氣概。他是在他們住居下面的山谷裏，經管着規模宏偉的紗廠的，至於如葬儀般的小事體，在他的心頭裏並不覺有什麼困難。

“我決計去關照關照霍卜孫——司葬儀者；同樣，我也得去會見會見一些新聞記者。”他走開去了；克來拉也就抹乾了眼淚，而即刻跑到女成衣店裏去定她母親的和她自己自己的喪服去了。

寬尼利亞知道這樣的事是不能不來盡一盡職

務的。

“但是，克來拉，我決計不披面幕哩！”

“啊！母親，誰曾聽見過有這樣的事體呀！”克來拉的巨大的中國式的碧眼更悵悵地睜得大而圓了。

“我不能做身毒式的孀婦而自己又跳上火葬的柴堆上去。”

“母親，且不要再開玩笑了吧！你們大家都不要這樣怪樣了吧！”

“爲什麼呢？我的愛。”

“因爲誰都知道了你是不喜歡父親的——你不是真正地愛他。”

“因爲我不是真正地愛他，所以我就得裝作我是真正地愛他麼？”

“但是，母親，我們却不願意與人家以口實呀！當然，你還欠父親一次最後的義務呀！”

寬尼利亞的房裏有電話來了。打電話的是她的最大的女兒，德波拉。“母親，文德斯和我即刻就會來的。我們約莫一點鐘內可以到你那兒來，我想關於實際的排置總還沒有一點兒攪好吧。”

“你意何所指呢？我的愛。”

“我指葬儀。”

“傑母士說過他會去關照關照霍卜孫。”

“啊！母親，多麼殘忍啊！你曉得霍卜孫是一個人也不曉得的麼？”

“德波拉，我一點也不知道。”

“好，我想我們不應給我們的表兄弟們前來事事都幫助我們打理父親的葬儀！克來拉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所以，她就讓傑母士來支配她，而他也就把他的平庸的形式放在我們的生命的一切上面。你不高興去看一看牠，即叫那些司葬儀者不要進房子裏來麼？”

寬尼利亞說：“我的女兒，我還是沿用我一向讓我的女兒們吵嘴底政策吧！”接着，她就在那個電話機掛起來了。

她知道這並不是一種司葬儀者底社會地位之單純的問題；這倒是她的女兒們中間的始終沒有減輕過的成見，爭執。她兩位大的女兒——德波拉和阿賴士，以爲克來拉底丈夫是剝奪了她們的遺產。而克來拉又不能使傑母士過苦的生活來調解

這種罪過，起始的時候，算威爾紗廠是算威爾的；這間紗廠是約瑟亞的父親創辦出來，後來復由他的兒子擴充起來的，那時傑母士在裏面只當了個被雇傭性質的低微的職務。但傑母士却從低微的職務鑽升到重要的職務了，而且在1907年的紗廠恐慌，即當覺得紗廠非改組不可以後，所有董事們和銀行家們都就相信他了。於是，有大批股票不是充作家庭的遺產而落到傑母士的穩當的金庫裏去了。

工資低微的用人因和她的最小的女兒結婚，便得到了對事體的這樣的裨助了；但是那是一樁全世界上會永不會忘記的醜事。三代以後，你還會在波士頓的餐檯邊聽着人家這樣細語着：“啊，我愛，你不曉得那樁故事麼？傑母士原來是那紗廠裏的書記，後來因為他盡捲了紗廠裏的股票，所以他們才不得不以女兒和他結婚，希望被捲的股票有所歸還呀！”

然而傑母士終不像其他兩位女壻一樣視財若渴！亞爾文是一位銀行家，他每每以為假如他那一年不能多增百萬元的財產，他就承認他的經營是

失敗了。至於文德斯，則寬尼利亞嘗聽過他誇口說過他的法律事務所從沒有低過二千五百萬的涉訟費的。但是，這顯然是令人不會相信的一種金錢的玩意。亞爾文和文德斯兩人恰好是一對，他們一個想霸佔齊利窩假爾的帽廠，而其他一個又想霸佔算威爾的紗廠的。他們對於寬尼利亞是不能過問的；有許多其他的財產，是有他們的“方針”，名義上，這些財產雖屬於她，然而這恰好和著名的故事所說的古代的戰爭無異，大將從沒有看過戰爭的地圖。

二

磨羅醫生來了；他是一位時俗的紳士；賦有一副玫瑰色的面頰；銀灰色的頭髮剪得很短，兩唇也長有短短的白鬍鬚。他的神情就告訴了你，好的血統斷可以超越人生底種種弱點的。他來到了那四隻脚的大牀邊來了，他摸了摸了約瑟亞的冰手，聽聽了約瑟亞的沒有搏動的心尖，結果，他就轉向着那個孀婦說道：“寬尼利亞，老約瑟亞已經長生了上帝給他的壽數十四年了，我們實不能有所埋怨

了！’他明白約瑟亞和寬尼利亞中間是沒有愛情的。

聽了這樣的判斷之後，伶俐的傑母士便交帶約瑟亞的書記去關照報館去了。有些應到報館裏到早一點，而且還須經過一種時間才可把這樁重要的記事刊登出來。那位書記一開始就把牠登載在那‘特蘭斯克立’報去，這種報是麻塞朱塞省尊之爲所有家族底機關報的。不祥的心理說明了死亡率在這個禮拜五是特別增多了，這因爲很多人都想在禮拜六那天的報紙的哀啟欄內，公開地發表其訃聞！

同時，這位伶俐的傑母士更被延請到約瑟亞的書房裏來了，那兒，他就和那位伶俐的霍卜孫在商酌措施了，而且這倆位也弄得彼此能互爲了解了。由樣子看來，這是個盛大的葬儀了，這種葬儀也表示了莊嚴，也表示了要招請要經理其事的人。喪家是這樣富貴的，喪家也肯出最高的價格的，但其中却有個很明顯的意義，就是他是要應得回其所付出的金錢的代價的。霍卜孫先生很規矩地注意着，且答以他是完全地知道傑母士先生的地位的。爲什麼辦理葬儀就不應當同辦理其他任何生

意上的事體一樣，這是沒有什麼理由的；他的商店自然明白這社會的威勢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也會做出一種恰恰和價格相等的工夫出來。等到這種事體弄完了，他就進而商議要在發光的銅板上面叫人去雕花刻字的棺柩了，這大概要二萬五千元消費。傑母士馬上就承認了，而且也不露於色，而且也毫不表現出他的平民式的驚奇！

同時德波拉也由她的汽車裏跑出來了。她的身材是那樣高漂而削直，且她已經是在葬儀的準備當中，這就因為她是穿了件黑色的衣服，而在這件黑衣服的頸圍處是這樣掇了個白圈子，同時他的頸項上也又掛上了一串雙環的白珠呀！她賦有和她父親一樣的清癯而冷削的臉龐，同時，她就宛如以代表的資格來保留着這家庭裏的事實上的繼承人了。當她一來到房子裏來時，她就反對着投機取巧的那些私語者；同時，那兒又來了個她的妹妹——阿賴士；而阿賴士也就加入到反對傑母士一派的舌戰隊裏來了。誰予權力與傑母士去將這粗俗得不堪的霍卜孫的人引進來做這門工作？誰負孟浪地將家庭的記事登報出來的責任？又誰能

說明那就要發表的無價值而感情作用的新聞呢？

“母親”，德波拉說，“你曉得些父親的遺囑麼？”

“我的女呀，母親是一點都不知道的，他終其生都從沒有對母親說過哩。”

“不消說，我們在發現着傑母士已經佔有了這座房子和這塊地產了。當父親在“Newheavenjam”那邊失敗時，他是獲得了一種押契，這事，母親是知道的。”

阿賴士闖着說：“母親，讓我來告訴你吧！父親曾答應予我以一種最好的舊家具。父親曾一再說過，他是知道我是中意那件東西的。”

“是呀，我的女呀，我希望這就是你的父親的遺囑。”

“我祇能這樣說，假如傑母士和克來拉都能得到我曾經搖擺過的‘姆佛老窩的搖籃(May-flower cradle)’，那他們就會把我活埋在裏邊的。”這樣，阿賴士的綽約的丰姿就轉變成一副令平日極羨慕她的丰姿的人都要悲痛起來的顏容了，因為她的嘴是那樣地尖尖的咧起來了。阿賴士是這個家庭

的一位冒險份子，她有志於很貴的藝術品，曾邀請一般詩人，藝術家和像這樣一類的人們來到家中來。她自己的相曾被繪畫了四五次了，並曾被懸掛到展覽會裏亦有好幾次了。她自己也來學習學習藝術底工作了，即描繪些社會的風景了。她之所以賞識這家庭裏的舊珍品的事實，就因為這些是家庭爭端的倫理的根據：這個倫理的根據是波士頓的家庭爭端所認為必須的。

三

假如寬尼利亞是在前晚就聽到了她的丈夫彌留時所說的最後的言辭時，她毫無疑義的會更加注意着他的說話。這種最後的說話總附帶有重要的東西，即使當這最後的話是出諸於你四十年來的丈夫，且同時他的心理的跳動，你是預先明白了的。

寬尼利亞曾經憑弔過“利恩士”禮拜堂之殘跡的；她還有個她在度蜜月時，從那禮拜堂裏的藝術品裏拿回來的浮雕。她來到她丈夫的書房裏來，一坐就坐在那座褥的上面，且開始在檢查着那個

裏底抽屜了，這個大櫃原屬於主持東印度貿易公司的船務的曾祖父——算威爾的。在褪了色的金字裏寫着有這樣的簽文——“海上底妖仙”——的匣子裏，她就發現了各種浮雕的書帙，同時她也就坐在那兒把來翻來覆去地玩了一兩個鐘頭了。

那時，約瑟亞正同他的大女婿——亞爾文在對着話。他們并不注意寬尼利亞，一若就把她當作一隻耗子無異。他們談及窩假爾和他的毡帽生意，即如在思念着禮拜堂的寬尼利亞亦無法來把他們談話底目的牽動起來。窩假爾曾充過寬尼利亞所創辦的學堂的茶房，但他目前却正在走到獨佔新英格蘭的一切毡帽生意的路上來了。至於經營皮爾克林的國民銀行的亞爾文，則反對其在一切別人手中獨佔起來，同時，他又說窩假爾是一位有危險的衝動的人——他曾為埃特拉土帽廠付了百萬元的數目，然而此事，亞爾文還認不清這小小的借貸究竟是有益的呢，還是無益的！

寬尼利亞瞞了下她的女婿：他一如平時一樣在那張大息臂椅上坐得很正；他的餐服腹部在膨脹着，他的打欄的襯衣胸前在坦露着，他宛如一隻

黑而白的有脹大的腺囊的鴿子。亞爾文的臉兒長有很多肉痣：他的額前有個大的肉痣，他的肩上有兩個肉痣，他的兩頰有好幾個肉痣，至於他的頸項和下頷則所有的肉痣是更大和更多了。在寬尼利亞看來，在他的惡恨之中不免帶有些滑稽，這種滑稽，有些人敢比他預先想出出來的。但是，那就是她在她自己心裏保藏了四十多年而不敢稍為表露的了。

約瑟亞逗出了他老年人的，一開始就咯咯的聲音，說出了他的結論。窩假爾許終有一天要失敗下去，但這失敗的一天却不是目前，目前是以任何價格買任何東西的時候；軍隊是必需帽子的，醫院裏是必穿呢絨的拖鞋的。那樣一來，他們便進而討論到1915年夏天一切生意場中的人都在討論着的論題了。約瑟亞再三重述他的著名的意見：我們會有個長期的戰爭，買了一樣又一樣，這就是我們的智識。然而當他們正在思念着金錢時，寬尼利亞便在想着人類的生活。

亞爾文却以為戰爭在本年就要解決了，因為主戰的國家都在開始着破產了。但約瑟亞却告訴

他不要掛慮到這一層，祇要他們能消受我們的貨物，我們會給他們借錢。我們將怎樣取回這宗借款呢？約瑟亞說，我們用不着取回這宗借款來——這就和窩假爾的毡帽生意一樣。“當他不能償還我們的借款時，我們就起來佔領他的工廠了。”

寬尼利亞手持着她的雕刻，起了身了。她說“晚安”。同時，他們也以敷衍的語氣答她以晚安；假如她是一位賢妻的話，她就可以止於祇說這麼一句簡單的說話了。但是，她再不能忍耐地坐在她的女婿面前諦聽他們的話了，她說，“亞爾文，當整個歐洲目前都受我們供養時，那是再好不過的了。”賦有功利心理的亞爾文同意這句話了，而寬尼利亞也就把禮拜堂底影相掛起來了。“我們得將這‘天使的塔（Angel Tower）’擴大起來，我們非把牠變成爲我們的窩假爾的帽廠底支店不可。”

四十年來，卽如當約瑟亞兩任卡門威爾斯的州長時，寬尼利亞早就說過這樣的說話了，而這樣的說話，有些人曾引以爲浮浪的了。但約瑟亞却始終不這樣，他反而時常頰着顏和說着，“寬尼利亞，你的談諧的神經是沒有時間性的呀！”她聽了這句

話後，她就輕輕地將她的手兒按在他的白色的假髮上說着，“我的丈夫，你有一天總會告訴我：我的詼諧的神經是再正確不過了。”

於是她就行出去了。這位短小的老夫人在這個大家庭裏曾經目擊過許多有趣的事體，所以她眼角邊的魚尾紋也就變成爲引人捧腹的東西了。即如“利恩士”的禮拜堂之破滅，墮壕底農人子弟之思想，均不能把她對於波士頓底倫理的衝動打消下去，這倫理的衝動就是使到亞爾文來管理窩假爾的帽廠，支配歐洲底地理與歐洲底財政的。她最終的念頭是：“他定可以做下這兩種事體來。”而且，就在他還在的時候和在他自己還引爲方便的範圍內，他就會做下這兩種事體來。

四

在許多(半打)晚報底辦公室中，校對員探出了一行或兩行新聞，這一兩行新聞已經等待了三十年而在目前每年或兩年都應實現出來的。在那個新聞的頂上，他們說曾爲兩任麻塞朱塞省底卡門威爾斯州底州長，大工業家，大慈善家，做共和

州的委員足足做了廿年的約瑟亞，業於本晨終於算威爾鎮底他家裏的書櫃旁邊。他致死的原因或許是心臟麻痺吧！還有些動人耳目的報紙則又多加上這麼一句話：他客廳裏的女僕是怎樣地發覺出他是死在那書櫃旁邊，這樁事體是怎樣值得德波拉來說傑母士要負相當的責任的。同時，那些報紙又這樣說他們會在波士頓的“特令尼體”禮拜堂裏舉行葬禮——不過，德波拉和阿賴士却決意情願在家發喪，因可以免除各種意外的事體。

樓上，前任州長的住室裏，霍卜孫先生的有貧有富的助手們在擺佈着他們的椽皮布和端接端地安排着兩張檯子，同時，這些助手們也莫不在注意着他們的主人所說的話：“這種生意十有九成是心理的呀！當你碰了個好似樓下那個異形的頑固的人，你就讓他自己來叫他出去吧，於是他對他自己就會自慚形穢，此時儘你怎樣去對付他，他也無所謂了。然後，你可以問他對於葬儀懂得甚麼，而且這繁華富麗的葬儀，應得如何來辦理呢？”

同時，在寬尼利亞的客廳裏，德波拉和阿賴士便提起了波斯王底絨毯底論題了。德波拉在說着：